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3年3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设计:边强

扫一扫
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

民俗走廊

春分之分

郭发仔

“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春秋繁露》里的春分枯燥生硬，没有活泼气象。“日月阴阳两均天，玄鸟不辞桃花寒。从来今日竖鸡子，川上良人放纸鸢。”唐代刘长卿的《春分》诗里，斜燕纷飞，桃花暖寒，农家子弟竖鸡蛋成趣，原野上少男少女放飞纸鸢，心思也在春风里乱舞。

惊蛰一声雷定了调，但那雷声似有若无，态度并不明朗。至春分才开始明晰思路，均分了昼夜，也均分了寒暖，如同乡间子女成家立业，需请宗族长辈主持，锅碗瓢盆，山石田土，一一匀了去。午夜时分，各人燃起柴火，请进新家，自立门户。分家，是散，也是为了更多的聚。

春分前后有征象，玄鸟归来，雷发声，始电。玄鸟即燕子，似曾相识燕归来，相识的还有去年人家的气息。春分天地高阔，雨晴不定，雷声比惊蛰的动静还大。春雷有些高古，找不到来处，或在山顶上，或在云层里，或在旷野中，有时竟疑心就在瓦檐下。轰隆隆，轰隆隆，由远而近。从东到西，村头村尾都是雷声碾过的痕迹。有时是炸雷，白天暗如黑夜，先是一道惨白的闪电，然后啪的一声落在心口上，吓得魂飞魄散，雷却若无其事地没了。

老家对面山腰上，有一个私人采石场，用来烧石灰。挖开的山体裸露出一片不规则的灰白，如同一个胡乱扎结后愈合的肚脐眼。一辆辆拖拉机盘山而上，突突突，拉下一车石灰来，早晚吵个不停。最令人猝不及防的，是打炮。一声短促的口哨声刚落，砰的一声炸响，时常吓得村中鸡飞狗跳，惊得襁褓中的婴儿一阵挣扎，啼哭不止。

石灰是乡间盖房的材料，没几个钱是兴不起那个场的。很多时候，农人看云识天气，在田土里安身立命。“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农事大小有序，一切都凭经验。一场春雨一场暖，春雨过后忙耕田。田是早翻过来了，浸种谷，育秧田，修沟渠，一脚深一脚浅，春水里藏着倒春寒。幼时常常偷点懒，溜到婶子家烤火，蜂窝煤眼儿里冒出幽绿的火苗，淡淡的煤烟味呛进鼻息里，有二两烧酒的后劲。

在老家湖南郴州安仁县，春分是个节，叫分社节。赶分社，是安仁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全国唯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日，安仁人不论远近，赶往县城集会结社、祭祀神农，进行谷种、耕牛、犁耙等农具和防治疾病的中草药材交易，民间又称“药王节”。很多年，分社节就没个好天气，总是下着连绵的毛毛雨，乡人一身蓑衣，一顶斗笠，脚套皮革雨靴，或者用烂布条绑紧的解放鞋，匆匆往县城赶，泥泞的路上全是亢奋，仿佛相约了去吃一场喜庆的席。小时赶分社，图的是见识。除了本地人，还有附近市县的外地人，叽里咕噜的话语里，有打破乡音的新奇腔调。当然，大人多少会给几毛钱的，捏紧了，看着糖包子、油炸粿、米豆腐、榨粉，还有栩栩如生的五彩鸡婆糕，左看右看，迟迟舍不得下手，生怕失了荷包里最微薄的气息。

很久没回老家凑分社节的热闹了，今年依旧不得空。天气稍好，友人勤快鼓噪，出去晒晒太阳，去哪看花，似乎春分已在场外。每次出门，眼里乱花零落，看着麦苗葱绿，枝节浅短，有些将心贴上去的亲切。无奈离开乡土太久，不知今日农事几何，徒有念想。

春分时节，乡镇妇孺争放风筝，而民间老少奔向山野，采摘春蔬，其中荠菜便是天赐珍馐，民谚也有“吃了荠菜，百蔬不鲜”的说法。小时不识野菜，唯独记得屋后山上的狗骨刺冒了新芽，色如紫苏，牌水清炒，有山林的清爽味。

旧时春分，各地多有风俗，但今时尚余多少细节，分不清了。



天路行

党旗心中高高飘扬，
登高山远心明目，
缺氧不能缺精神，
氧气稀薄难行，
红军精神放光芒，
红军会师北上，
星空物语话银河，
雪山连绵长经幡，
风雪吹舞长经幡，
舟车劳顿八千里，
春寒料峭跑高原，
刘俊明

高原精神

(外一首)

诗苑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康巴文艺

藏戏

张春文

藏戏是我国戏剧艺术中最具特色的剧种，起源于15世纪，成熟于17世纪，在涉藏地区流行500多年，至今盛演不衰。

藏戏的创始人是噶举派僧人唐东杰波(1395—1509)。他出身于西藏昂仁，修行于康巴，为谋利众生耗去了毕生精力。做为著名的藏医药学家，他发明的主治胃病的“成道白色凡”至今仍被视为经典藏成药。做为桥梁建筑家，他从雅安沿茶马古道北路经康巴至西藏，历时数十年，在沿途大江小河水主修建大小桥梁一百多座。起初，他煞费苦心筹集造桥经费，历时三年而不成功，于是就从信徒中选了聪明俊俏的七姊妹组成歌舞班，以佛教故事为内容，自编自导成具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舞剧到各地演出，以化导大众，募集经费。桥梁竣工后，他们又聚众演出，以示庆贺。这便是藏戏的起源。此后几百年间，经过僧人和民间艺人的加工、改造和提高，藏戏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剧种，有了固定的演出程式，成为一种融歌唱、舞蹈、旁白、服装道具、音乐伴奏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并发展为多个流派，产生了许多剧目。

藏戏是一种广场戏，很少在舞台上演出。演出时化装简单，除戴面具外，其他就是一般的粉面与红脂，没有复杂的脸谱。演出时一人在旁边用快板向观众介绍剧情发展，演员专心地吟唱，唱腔高昂嘹亮，后台一般有帮腔。唱腔有多种，表现欢乐内容的叫长调(党仁)，表现痛苦忧愁的叫悲调(党鲁)，表现叙述内容的叫短调(党统)，剧中人物情感的变化靠唱腔的转换来表达。唱时有鼓、钹等乐器伴奏。每一唱段完毕，就有一段舞蹈，舞蹈过后又是唱段，唱时不舞，舞时不唱。舞蹈的动作很多，如爬山、行船、飞天、斗妖、礼佛等。

藏戏演出时间可长可短，一部戏唱唱细做，可演一两天，若演三两小时，则将剧中一些唱段省略，用道白介绍剧情。演出时间无论长短，都必须遵循固定的程式，必须完成三个部分组成。一是“温巴顿”，意为猎人净地，由身着猎人装手持彩箭的

演员首先出场，并高唱祝福，接着由着太子装的演员登场，象征加持舞台，给观众带来福泽。随后是着仙女装者慢慢起舞，表示仙女下凡与世人共乐。猎人、太子和仙女的歌舞共同构成藏戏的序幕，与剧情是没有联系的。第二部分叫“雄”，是正戏。第三部叫“扎西”，是正戏结束后的祝福告别仪式，由全体演员以歌舞形式向观众致谢，并募捐。

由于藏戏深受藏族群众喜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各地产生了许多业余剧团。这些剧团由于地理、语言、历史和民俗的原因，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最终发展为多个流派。旧派也叫白面具派，演出时戴白色面具，动作、唱腔和化装都较简单。新派也叫蓝面具派，演出开始由戴蓝面具演员先出场。此外还有独角戏。在多个藏戏流派中，最具特色的是以德格藏戏为代表的康北地区的藏戏，有与西藏戏和安多戏迥然不同的特点。

康北地区演出藏戏始于17世纪中叶。当时康北德格土司向巴彭措执政时，命家庙更庆寺僧徒组织戏剧演出，要求在念央勒经其间选出僧人40名排练名戏《夏热巴》和《诺桑王子》。“央勒”佛事活动结束后的7月1日凌晨开始，全寺僧众聚集城郊，诵经祈祷后公演藏戏两天。从此这一习俗便延续下来，至今已有300多年，每年7月1日的“央勒节”都有多家寺庙公演藏戏。康北藏戏演出的剧目和时间有严格规定和仪式，演出前先要举行隆重的烟祭和供神仪式，届时乐队演奏九层吉祥调，接着由两个戴面具的阿查热(瑜伽咒师)出场做一些滑稽表演。正戏开始时，先由“笨拉”执香引路，“婆罗让”出场，有唱有跳地概括介绍剧情。正戏演出过程中，唱、舞和念白相间交替。每部戏演出结束后，演员除饰国王、大臣、比丘、王妃者保持原状外，其余均换上僧人衣服，全体围成圆圈，由“婆罗门”“诺桑王”“安登王”各唱一段吉祥词以示结束。旧时演出结束后要等土司、寺主和德格印经院管家依次给演员献过哈达后才能退场。德格藏戏演出过程中，

咒师的滑稽表演占很大比重。这种与剧情无关联的表演不仅在正戏前是必不可缺的，在正戏进行过程中也可即兴穿插，不仅填补了正戏演员换装、休息的空场，也起到了调节观众情绪、烘托剧情的作用。德格寺庙藏戏的音乐和舞蹈属于民间音乐舞蹈和寺庙宗教音乐舞蹈的融合，较之其他地方的藏戏有显著的特点。

藏戏最初有很多剧目，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的被淘汰了，经过加工提高保留到今天的剧目虽不多，却都是经典剧目，世代演出不衰。如《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朗萨唯蚌》《苏吉尼玛》《诺桑法王》《顿珠顿珠》等。这些剧目是藏民族公认的保留剧目。在康北德格等地，最流行的则是《夏热巴》《罗桑王子》《甲光》等剧目。藏戏的保留剧目个人物鲜明、故事曲折、情节感人。每一部戏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光明战胜黑暗的斗争，赞美了真善美，鞭挞了假丑恶。更为可贵的是，不少剧目真诚热情地歌颂了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的勤劳、勇敢和智慧。有的藏戏的情节虽然来源于佛教故事，但经过改造加工而凸现了约己、施善和奉献精神，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夏热巴》就讲了一个以德报怨的生动故事：释迦牟尼成佛前降生为八只脚的狮子，叫“夏热巴”；夏热巴虽然威猛，却性善，从不伤害弱小动物；一天，好猎的国王泽拥拉戈一行围猎时遇见夏热巴，即张弓射击，纵马追捕；追击途中，国王跌进深谷而受伤，夏热巴见状，以德报怨地救起国王，让他骑在自己身上脱离了危险；国王得救后，十分崇敬夏热巴，从此不再狩猎，并禁止全国臣民狩猎。

藏戏是藏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由于数百年的演出、流传，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在人们观念的形成和民族心理的孕育中起到了导航定位、诱导定型的作用，使人们的美丑观、善恶观和价值观得以固化，审美情趣得以提升，道德情操得以净化。所以说，藏戏是藏民族世代共餐的精神主食。

已挖垦的稻田里，同样任其晒干。到了烧火淤的日子，众人将干茅柴一大堆一大堆铺开，用竹筛挑来带泥土的禾壳掩盖在茅柴上，形成高而尖的大火淤堆子。每一丘稻田，通常有好几个这样的火淤堆。黄昏时分，点燃了火淤堆子浓烟滚滚，诸多黑色的火淤柱升腾至半空，场面十分壮观，宛若古代的战场狼烟。到了夜里，村前一丘丘稻田里的火淤堆子，仍然能看到红红的火光。

火淤堆子烧透之后，原先的泥黄色变成了红色。待其冷却，村人将这些火淤堆子用铁锄扒开，挥舞着沉重的硬木连枷，将烧干的泥块击碎，过筛后，成了粉末。而后挑来大淤，泼泼在粉末之上，拌和均匀，叫作拌火淤。拌好的火淤重新上堆，盖好稻草，任其发酵待用。

那时候，各生产队每年秋后都会在稻田点种大片萝卜。那些烧过火淤的稻田，在又一番挖垦整理之后，擦成一行行的浅土沟。那一堆堆发酵过的火淤，拌上萝卜种子，村人用竹篮提了，均匀撒在土沟里，复又重归稻田。这种火淤尤其干爽透水，又是肥沃，长出来的萝卜绿油油的，十分茂盛。

秋后杂草深长，渐趋枯萎，也是园土作物换季的时候。将园土过季的辣椒树、茄子树以及各种瓜蔬的藤蔓拔了，晒上几日，再刨了附近的草皮连带表土，堆于一处，也可烧成火淤，拌上大淤或小淤后，作为栽种冬季作物的肥料。

淤，在故乡，指的是农家土肥，照现在时尚的说法，叫有机肥。淤曾是故乡农人种植农作物的必备，其种类和名称多样：猪栏淤、牛栏淤、圳坑淤、大淤、小淤……

猪栏淤就是垫在猪栏里的稻草或茅草，经了长期猪粪便的浸泡，而乌黑发臭蚊虫滋生的混合物。那时候家家户户养猪，每户人家隔上一段日子，就会把自家的猪栏清理一番，把猪栏淤清出来，堆在附近空坪，码成大的长方体，任其发酵，这过程俗称出猪栏淤。清理后的猪栏，重新垫上干净的稻草或茅草，又将成下一轮的猪栏淤。牛栏淤也是如此，只是在生产队时期，农人自家并不养猪。分到户后，养牛人家也远没有养猪的多。圳坑淤就是房前屋后阴沟里的沉积物，杂草烂叶尘土混杂在一起，乌黑肥沃，是蚯蚓尤爱躲藏的地方，偶尔清理出来，也是很好的淤肥。

乡间还有另外一种淤，是园土作物必不可少的，这就是火淤。顾名思义，火淤自然与烧火相关。只是烧火的用材、时间、地点各有不同，因此火淤自然有好几种。最常见的自然是柴火淤。旧时的故乡，每户人家一般都有两个砖灶，其中一个是在灶屋里，用来煮饭的，叫正灶；另一个则是给猪煮粥的，方言叫坩灶，坩灶灶大，多砌在大厅屋的一角，或者屋旁搭建的简易木棚下。人吃三餐，猪吃三顿，长年累月，天天如此。无论煮饭还是煮粥，村人多是烧柴火。干茅柴在灶膛里噼里啪啦地燃烧，火光熊熊，卷起烟尘，最终都成了火子，成了灰浆。

童年少年时代，我的一个日常重要职责就是上山捡柴。我们一帮同龄伙伴，常成群结队到村边油茶山上捡拾干柴，缚成结实的柴捆子扛回家。这些茶树枝柴耐烧，火力大，又干净，多是用煮饭的。相比而言，煮粥耗柴更多，我们通常是砍到荆棘茅草，湿漉漉地挑回家，放在空地里晒干待用。许多时候，我的母亲和姐姐，也常用竹篾子挑了谷箩，到茶树上楼掉落地上的乌黑茶叶，或者到枫树上，楼那落满一地的金黄色的枫毛针，用来喂填煮粥的大灶膛。

当正灶的灰坑满了，煮粥大灶膛里的柴灰积得厚了，我们就会用灰勺或铁刮子掏出来，装入筛子，挑到存放柴灰的地方。有的人家甚至还有专门的灰屋，与猪栏相邻，不时舀了猪的粪尿水泼在柴灰上，以增其肥。平日里打扫鸡栏鸡舍，我们也将那些鸡鸭的粪便提了，倒在柴灰堆子上。日积月累，柴灰火淤堆得高高的，像个小山包。

到了天寒地冻下雨下雪的日子，山上的柴火难以捡回家，正灶就开始烧炭火。那些烧过的煤炭灰也一同积存起来，成了炭灰火淤。作为园土里的肥料，柴灰火淤和炭灰火淤一年四季皆可使用。点麦子、点高粱、点萝卜、点花麦、点黄豆、点蚕豆、点长豆角、种花生……将种子拌上火淤撒在土槽沟或土坑里；种辣椒、种茄子、种萝卜、种南瓜、种红薯、种萝卜、种白菜、种苕菜、种青菜、种油菜……先在土坑里撒一把火淤，作为疏松透气的底肥。

每年的秋冬季节，是野外烧火淤的好时候。生产队时期，在秋收后的稻田里烧火淤，曾盛极一时。稻田烧火淤过程繁琐，先是将收割后的稻田晒干，而后社员们用长柄铁锄，粗重的为镰刮，轻巧为草刮一一将干枯的禾壳连同一拳厚的泥土挖了翻转，再晒上几日。之后，村人从山岭砍割茅草，一担担挑到

故园农事

烧火淤

黄孝纪